

三港人同登珠峰頂 黃炎良創下雙紀錄



MOUNT EVEREST 8848m

黃炎良是香港資歷很深厚的攀山教練，年屆58，還是活躍於大小山野和攀岩場。近十多年來，更積極遠征海外的崇山峻嶺，尤其喜愛挑戰高海拔的雪峰，並先後征服了慕士塔格峰、麥肯尼峰等名峰（詳見本刊較早前的文章）。今年五月二十日他聯同屬於香港攀山協會的羅啟義（亨達集團副總經理，52歲）和機電工程師朱棋端（48歲）登上了有世界屋脊之稱的珠穆朗瑪峰，結果三人同時抵達山峰，創下了香港人同時登上珠峰的紀錄。而黃炎良個人，不但創下了香港人登上珠峰最年長的紀錄外，甚至是華人登珠峰年紀最大者！！

黃炎良鐘情攀山不為名不為利，他出發往珠峰前筆者曾詢問他有無興趣接受贊助，但他語氣堅定地說：「唔想麻煩別人，攀山純為興趣。」好純真的攀山精神啊！然後，他早於今年四月初便出發遠征，他首站目的地原來是雲南，據黃炎良說，隊友羅啟義擔心高度適應問題，因此打算先在麗江等地習慣了後才進藏。換句話說，黃炎良等人的高山適應策略是極為按部就班的。

來到了拉薩後，西藏登山學校為三人提供了登山知識、路線介紹及鄰近高山實習演練，作為一種熱身過程。黃炎良三人都是做認真的人，那會放過任何操練體能和高度適應的機會，於是都適應得很好。看來，由四月至五月期間的漸進式高度適應方案看來十分有效。

行，但每次都會向上推進一點，目的是令身體漸進地適應高度，但行程絕不好玩，動不動便是十個多小時的徒步攀登，對體力消耗十分巨大。數天後的衝擊，隊員在北坳過夜，甚至不帶氧氣睡覺，翌日再攀上至7400米這一危險的死線。抵達這要命的高度不久，大隊旋即回落至ABC，更馬不停蹄再回到大本營，再驅車下走至四千多米的定日作較長時間的大休整，第一階段的演練就此結束。不過經過多天操勞，幾乎每位登山者都累得疲不能興。

「本來是四天的休息，卻傳來封山的消息，對我們來說顯然頓失預算。我們被逼呆了一個星期，但幸好換來更佳的休息機會。不過休息兩三天後，我們為保存得來不易的心肺功能效果，於是決定繼續拉練。」黃炎良說。



MOUNT EVEREST CHINA/NEPAL



一切準備就緒後，就連同其參加者浩浩蕩蕩地向著定日（4300米）出發，再轉上珠峰的大本營（5200米）駐紮。時為四月中，但天氣還不太穩定，時晴時雪，狂風亂刮，大自然似乎對登山高絕不喜氣。登山切忌心急浮躁，黃炎良深明此道，而領隊的安排也恰到好處，幾乎每到一處新高點都會休整兩三天令身體適應。下一步便是向前進營（ABC 6400米）挺進，中途遇上亂石紛佈的石礫似乎對行軍並不方便，不過對這三位港人來說，並沒有太大難度。

首次出征拉練，隊員並沒有在ABC逗留過夜，而是馬上重返大本營休息一至兩天。如是者，其後的重覆拉練就是按這樣來回上落高低點形式來進

幸好山總算重開，大隊重返大本營稍作休息一兩天後，準備正式登山。但好事多磨，天氣傳來壞消息，領隊宣佈登頂的日程可能要押後多天，眾人的心情跌入谷底，人人苦悶不堪。

幸好後來天氣還是許可，5月16日領隊宣佈要把握時機出發，命眾人於17日凌晨二時起錨，隊員們行進神速，只花了四個半小時便來到北坳（North Col）及留宿一宵。

「為保留更多的體力，我們今次啟用氧氣來睡眠（大約調整為0.5度的流量），因為迎著的路線是陡度高達七十度的1號營和2號營陡坡，要克服高達900米的攀登，這會虛耗大量體力，而估計攀爬時間會長達九個小時。」

黃炎良回憶：「來到2號營之前的一百多米陡坡上，我的氧氣已用盡，而身上根本沒有後備氣樽，你只得拚盡精力捱下去直至營地。」一宿無話，翌日便再向3號營推進，然後在此進行另一次的休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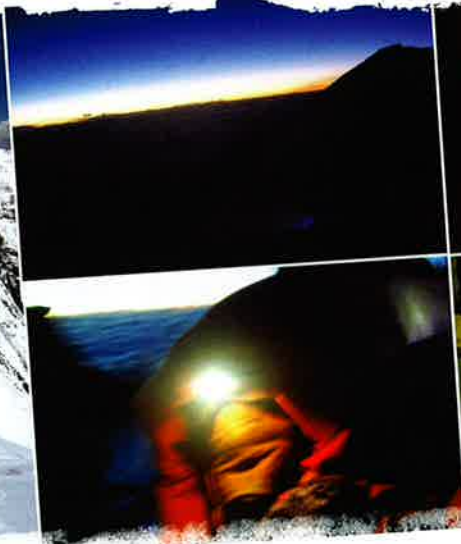
2號營地至3號營之間變成了雪石混合的路線，幸好沿路均設置了路繩（fixed rope），隊員只需扣好上升器便有了保險的back up，然後依路小心攀爬便可，冰斧還不至於要動用。

眾人在八千多米的突擊營整裝待發，而且狀態看來絕佳。來到攻頂日—5月20日，黃炎良很清楚這將會是一場硬仗，因為領隊要求人人都要限時登

點細得只能容下一人通過，我們要側身過路，足下是萬丈深淵，令人生畏。即使有路繩，也是隨風飄擺，看來並不穩固，如果萬一失足，肯定會嚇死。」

最後一段路，是五十多度的大雪坡，黃炎良三人都很有默契，希望大家可以同時在日出時間到達山頂，於是齊齊把腳步放慢（儘管領隊不停催促步伐），如此才能拍下最好的絕世之巔之照片。經過最後的衝擊，三人蠕蠕地來到了峰頂，為香港寫下攀登珠峰的傳奇：三人同時登頂（年齡總計為158歲），黃炎良更成為華人中年紀最長的攀登者（以東北路線計）。

the world's highest mountain



頂，絕不能遲疑，否則隨時會葬身於雪山之上。這段路也是登珠峰最難的關鍵所在，隊員們要經過三大台階才能達到8848米的世界之巔。

不過黃炎良、羅啟義和朱棋端鬥志旺盛，本來要三個小時才能到達第一台階（8500米），卻只花了二個多小時便到達。之後是沿著稜脊線及至第二台階（8577米），這裏是全球位處最高的樓梯，每一步都顯得驚心動魄，然而對藝高人膽大的黃炎良並沒有構成難度。

意外的插曲，黃炎良在第二台階時發現氧氣面罩在攀爬過程中損毀，結果導致呼吸困難，幸好換上後備面罩後才順利繼續上路。

「登臨第三台階（8690米），是一段長逾幾十米的凌空棧道，形勢更為險要，下腳

雖然登上了世界之巔夢想已達成，但下山之途總是更為兇險。原來黃炎良和羅啟義飽受缺氧影響，下山期間出現視力障礙，失去了近百分之五十的視力，本來已是大近視的他，幾乎只能看到三幾呎距離的景物。羅啟義也暫時失去三成視力，結果二人在半盲的情況下摸著路繩回程，每一步都變成危險的腳步，直至7028米大大口吸了氧氣和滴眼藥水後，情況才稍為好轉。

由山頂回到ABC營，人人都特別小心翼翼，更不敢久留，只能頂住所有的疲憊和飢渴撐下去，因為大家都明白下山的出事率非常之高。由突擊營出發攻頂起計，經過漫長的旅程，三人前後花了二十四小時後才能回到ABC。三人的體力都給榨乾榨盡，累得死去活來，只能呼呼大睡，但心情是無比振奮的。XLife

